

古镇

刘 莱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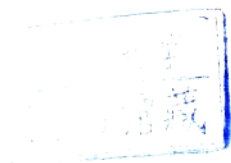
中南大学图书馆



000045511

古镇

刘 荣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镇/刘莱著. —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1999

ISBN 7-80623-192-7

I. 古…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1391 号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安阳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25

字数 329000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作者手迹

地改天更五十秋而今自
首已离休伏案政事书难
收笔依然是少年

李季诗集

序

刘莱同志是受人敬仰的河南省司法界的老领导、老前辈，离休后从事文学创作。他经过长期艰苦不懈的努力，呕心沥血，写成长篇小说《古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之际，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古镇》披上艳丽的新装，迎接伟大祖国华诞五十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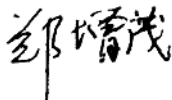
《古镇》描写了从大革命时期至抗日战争爆发十数年时间里，一支红军队伍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历经艰难险阻，浴血奋战而建立、成长、壮大的经历。作品通过几对青年男女悲欢离合及其最终义无反顾投身革命的历程，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伟大革命事业，高度赞扬了人民军队英勇善战、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反映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一个任人欺凌、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为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是如何来之不易的国情、史情，旨在对青年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和热爱共产党的教育。

作品语言朴实，故事情节曲折感人，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刘莱同志与世长辞了，未来得及亲眼看到他那穿上盛装的娇女。《古镇》出版面世，是对刘莱同志二十多年苦心创作的肯定，也是对刘莱在天之灵极大的告慰。

刘莱同志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老牛夕阳精神，是十分可贵

的,我以热切的心情,希望离退休的老同志抓住时机,在保护好身心健康的前提下,也像刘莱同志那样,发挥本人的专长,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为党、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更多的有益贡献。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郑增茂' (Zheng Zengmao). The characters are written in a cursive, flowing style.

1999.5.27

(序文作者为中共河南省委
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

目 录

序.....	郑增茂(1)
相会金鸡岭	(1)
杏黄时节	(9)
墓地风波	(16)
倪府阴云罩古镇	(23)
倪府铲平鲁家坟	(30)
雪人李五嫂	(37)
石姑的命运	(44)
无人作证的抢劫案.....	(52)
背井离乡	(59)
逼婚	(67)
火烧林家小院	(75)
投毒	(82)
刘家沟开仓济贫	(89)
高家庄抵制运粮	(97)
簸箕掌大捷.....	(104)

太太的专车	(111)
白药丸	(118)
相依为命	(125)
参军	(131)
林蝉失踪	(138)
七姊妹大闹小林庄	(145)
众人棒打保安队	(153)
小林庄有了女红军	(161)
一信定终身	(169)
傻子与制钱	(177)
“八灰毛”的升官图	(184)
逃婚	(191)
小铁匠	(199)
啼笑姻缘	(207)
兵败簸箕掌	(214)
石头战	(221)
粮食战	(228)
无名英雄	(233)
蚰蜒峡捷报频传	(240)
情系英雄	(247)
吊丧	(254)
可怕的骗局	(261)
抗婚	(268)
李家坡的公审大会	(275)

倪府来了洋主子	(282)
山春盗马遇故人	(289)
巧莲挥泪捆丈夫	(296)
巧夺城防图	(304)
火烧齐家堂	(312)
中秋夺城夜	(320)
巷战	(328)
水性杨花无葬处	(333)
借棺材郭光脱险	(340)
夜半枪声	(347)
抗日风潮	(356)
革命家庭	(361)
智擒黑匪	(368)
黑匪案真相大白	(375)
骨肉重逢泪满襟	(383)
不寻常的迎亲队伍	(389)
傻营长巧施诱敌计	(395)
用奇兵好汉寨大捷	(402)
好汉寨的来历	(408)
疑中疑贻误战机	(414)
红旗,高高飘扬在古镇	(421)
智取大全山	(427)
便衣队的覆灭	(433)

4 镇古

倪传礼的末日 (439)

抗日烽火照古镇 (444)

相会金鸡岭

多年的军阀混战，给群众带来了无数的灾难，群众都害怕这种战争。尤其怕混战部队的撤退，因为他们一退就乱，奸杀烧掠，无恶不作。为了生存，群众也学会了跑反，混战一开始就溜之大吉。

一九二六年，国共两党合作后举行了北伐战争。没打多久，京军大败，就稀里哗啦地退下来。这消息一传到古镇，古镇就乱了。城里人胆小，怕被困在城内，就争先恐后地跑了。于是，商店关了门，作坊歇了业，学校也停了课。素称繁华的古镇，一时间，竟变得冷冷清清，没了烟火。

古镇公署贴出安民告示说：“京军撤退，纯属子虚。是敌人故意造谣，扰乱我军后方。仰我全体军民，切勿轻信，庸人自扰。”公署还派巡警把守四门，禁止百姓跑反。谁若被巡警查获，那可遭了殃，不仅又打又罚，还说你造谣破坏，要游街示众。在强迫压迫下群众才不敢跑反了。

古镇西大街，有三十多家做生意的，现在只剩下了第一家，那就是大兴铁匠铺。朱大兴依旧掌着钳，朱珠抡着大锤，朱大婶拉着风箱，炉火熊熊燃着，砧子丁当响着，他们正忙着打大铁锁，镇

上人家都要锁门，锁的生意正火着呢，有多少卖多少，而且还能卖大价钱。

那天一早，古镇突然响起了炮声，闷闷腾腾像那远方的雷鸣。朱大婶胆小，听了害怕，就抱怨老伴：“人家都比咱精，关上门跑了。只有咱傻，还在这里干活。”朱珠也说：“爹，大炮响了，咱们也该走了。”大兴没吭，却从炉里夹出一块烧得火红的铁。朱珠赶紧举起大锤，又丁丁当地打起来。

打了一会儿，大兴才说：“该埋的东西都埋了，还急什么？现在不是咱不走，是巡警不放行。”说完，又将那铁放在炉里。大婶心里有气，少不了又唠叨：“巡警所里就没好人，欺贫怕富。见了穷人跑就捉，又打又罚；见了富人跑还摇尾巴，连个屁也不敢放，人家照样跑，就没人管。”大兴说：“你说这干啥？真是没事找事。”朱大婶心里不服，连连摇头。

就在这天的半夜，大兴又听到了枪声。其声清晰，知在城外，他赶紧起来，去到街上打听，街上已有跑反的人。他问那跑反的：“巡警让出城吗？”跑反的说：“到了这时，谁还管得了谁？”大兴知道能出城，就赶紧往家中奔来。

大兴回到家，朱大婶、朱珠都起来了，东西也收拾好了，满满地装了两担，一担是衣服铺盖，一担是米面炊具。大兴担了重的，轻的让给朱珠。朱大婶拿把锁把门锁好，紧随他们爷俩，往街上跑。

初到街上，跑反的人不多，大兴一家可以随便走，到了钟楼大街，人就多了，加上牲口和车，行走就慢多了。枪声越来越紧，子弹在天上“日日”乱飞。大炮也响起来了，震得大地都颤抖。人们在死神面前无能为力，只有颤抖。大家都想快走，可是谁也走不快，都嫌别人碍自己的路，却不知自己也碍别人的路。

大兴怕把女儿挤丢，叫朱珠抓着他的担绳。朱珠怕把母亲

挤丢，叫母亲抓住自己的担绳。跑反的人越来越多，都是走走停停，迈着碎步向前挪。就在这时，商警却从背后打来，他们手持皮鞭，逢人便打，嘴里还吆喝着：“任会长来了，快快闪开。”所谓任会长，就是任冠卿。他是兴业钱庄的总经理，还兼古镇商会会长，手下有五十多名商警，都挎着洋枪，用皮鞭为他开道。人们知道商警厉害，齐向两旁躲避，让出中间的路，叫任冠卿走。大兴一家被挤到商店门口，半晌动弹不得，待任冠卿一家过去了，他们才回到路上。

不知磨蹭了多久，他们才来到南大街，因离南门不远，便觉得有了希望。谁知倪府的家兵又冲了过来，将南大街冲断。倪府的家兵更恶，边走边喊：“拔贡爷驾到，军民人等，一律回避。”人们都知道那拔贡爷就是倪传礼。此人是古镇一霸，权势更大。他有家兵上百，还有机枪两挺，任冠卿也怕他三分。拔贡爷的大轿出来，照例应禁街，人们赶紧回避。大兴紧躲慢躲，也没躲过，头上还挨了一鞭。

倪府跑反也与众不同，不是坐轿，就是骑马，丫环老妈都坐轿子。这支人马更多，浩浩荡荡过了个把小时，待他们走完，天也亮了。大兴一家还算幸运，沾了倪府的光，跟在倪府之后出去了。

出城如出笼，出了城就能随便走了。大兴要去金鸡岭，就向西南的小路走去。金鸡岭有山有林，离城十八里，是个跑反的好地方。那里还有鲁青山的几孔旧窑洞，能遮风避雨。鲁青山有约在先，请朱大兴一家来金鸡岭避难。

鲁青山是古镇有名的石匠，是朱大兴的挚友。他们还是儿女亲家，朱珠是鲁家未过门的儿媳，从小许给了鲁青山的儿子鲁玉成。朱大兴一到金鸡岭，鲁青山就迎接出来，说：“你们为何不早来，我昨天下午就来了。西窑是给你们留的，已经打扫干净

了。”听鲁青山这么一说，他们一家就去了西窑。

正是吃早饭的时候，他们一住下，就张罗着做饭。大兴去拾柴，朱大婶去提水，朱珠在窑内支锅。有个小伙子悄悄地进来，朱珠也没发觉。那小伙子抓住她的肩头，她扭过脸一看，见是一男子，忙往后退。小伙子还不罢休，跟着过来，仍要捉她。朱珠急了，掏出匕首说：“再要碰我，就捅死你！”小伙子害了怕，忙往后退，边退边说：“别捅，我是玉兰。”

玉兰是鲁青山的女儿，比朱珠大一岁。两个人从小在一起，亲如姐妹。朱珠知道是她，就骂起来：“死丫头！为啥吓我？”玉兰却乐得笑了：“像了，像了，我真像男的了。”

朱珠更气：“你疯了，把自己打扮成这样！”玉兰可没生气，拉住她的手说：“我化装成男的，照了照镜子，像个男的，我妈却说不像，我才过来叫你看。”朱珠说：“叫我看，为啥不说清楚？偷偷地跑来吓我。”玉兰说：“那不能说，一说清就不灵了。我是专来试你，看你怕不怕？怕就像，不怕就不像。我见你吓成那样，可高兴了，我真成了男人了。”朱珠说：“你真坏，故意拿我开心。”玉兰说：“我哪有你坏，你差点把我捅死。”朱珠说：“捅死活该，谁叫你装神弄鬼。”玉兰学着男人的样子，连忙给朱珠作揖，表示歉意，朱珠这才笑了。

窑洞里光线暗，朱珠看不清玉兰，把她拉到门口仔细去瞧，只见玉兰头上挽着英雄双角巾，脸上抹得像周仓，上身是浅蓝洋布对襟袄，下身是藏青粗布扎腿裤，腰里还系着褐色布腰带。只有脚上的鞋没换，仍是圆口浅脸绣花鞋。衣服虽是男的，那苗条身儿却娇娜似柳，脸尽管抹黑了，那含羞带笑的酒窝依然多情，乍看不是女，细看又非男，说男不男，说女不女，朱珠越看越想笑，竟笑得前仰后合，泪都流出来了。

玉兰生气地说：“这有什么好笑的，兵荒马乱成这样，哪个姑

娘还敢当姑娘？谁像你，还梳着大辫，穿着花袄，我看你是活够了，若遇到土匪，哪里还有你的命在。”朱珠这才止了笑，揉着肚子——肚子被笑痛了。

玉兰没笑，仍绷着脸说：“你也不能再当姑娘了，得打扮成男的。我家的男衣多，我给你打扮，保准打扮得像。”朱珠说：“我不怕，哪个敢碰我，我捅死他。”玉兰说：“不要尽说傻话了。土匪要来，就不是一个。他们手里有枪，你那小刀管啥用？”说了，拉着朱珠就走。朱珠说：“我不去你家，我妈不叫我见你哥哥。”玉兰说：“我爹去拾柴，我妈去挖野菜，我哥在山上放哨，北窑没人。说真的，你想见他，也见不到。”听了这话，朱珠才跟玉兰去了。

朱珠穿上男装，越显得苗条出众，秀丽超群，比穿女装还好看。玉兰却摇着头说：“不行，不行，脸还没抹黑。”

朱珠怕抹，起来就走：“我脸黑，不用抹。我和你不一样，你脸白。”玉兰说：“白丑黑袭人，紫赭色脸儿爱煞人。你的紫赭色脸，比谁都美，不然，我哥怎么会叫你迷住？”说得朱珠红了脸，握紧拳头就打，玉兰连忙告饶：“好妹妹，我不说了。”

玉兰来到灶前，装做看水，在锅底摸了一手黑，趁朱珠不防，突然在她脸上涂抹起来，抹得白一道黑一道的。朱珠拿起镜子一照，跺着脚骂：“死丫头，瞧你把我抹成啥了？世上哪有恁丑的脸？”玉兰说：“主要是没抹匀，抹匀就好了。”说了，又给她重抹，抹匀后，再把镜子给她，她照后，仍嫌丑，还要洗。

玉兰说：“这时候不能怕丑，越丑越好。”说了，拉她来到西窑。朱大婶已提水回来，正在灶前烧锅。玉兰说：“快瞧瞧你家珠儿，像不像男人？”朱珠噤着嘴不吭声。大婶看了看说：“像，远看像就行了。至于近看，女的就是女的，再打扮也不行。”朱珠说：“妈，瞧她把我的脸抹成啥了？我要洗，她还不让洗。”朱大婶笑道：“抹点黑怕啥？铁匠的女儿还怕黑？”说得朱珠也笑了。

大兴扛了捆柴回来了。朱珠怕父亲看见，拉着玉兰走了。其实大兴早看见，因而不放下柴禾便说：“看你把珠儿打扮成啥了？男不男，女不女的。”朱大婶说：“孩子们大了，懂得害怕，是自己打扮的。”她还没说完，就听到狼嚎，长一声，短一声，高一声，低一声，嚎得实在难听。狼嚎是他们的暗号，是鲁玉成学的。人们一听狼嚎，知是土匪来了，齐向沟底跑去。沟底树大林深，灌木丛生，容易隐蔽。

鲁青山听到狼嚎，扛起铺盖卷跑了，鲁大娘正在灶前烧锅，听到狼嚎，腿软得站不起来，没办法就躺在那里，用柴禾盖在身上。青山跑到沟底，不见老伴，知其胆小，没跑出来，青山放下行李，就来找她。

他一进窑洞就喊：“孩儿他娘，你在哪儿？”喊了两三声，也没人答应。听见柴禾堆里索索有声，他搬开柴草，将老伴拉起来。鲁大娘生气地说：“谁用你管？你跑你的，管我干吗？”青山才说：“这点柴禾，哪能藏人，赶快跟我到沟底。”他顾不得多说，拉着老伴就走，但是，已经晚了，两个挎长枪的兵，已到了门口。

大个儿兵说：“老乡，不要怕。我们想换便衣，请帮帮忙！”小个儿兵也说：“我们太白要你的衣服，把枪给你留下。枪很值钱，一枝值四五十元。”青山见走不了，只有应承：“行啊，换吧。”说着就解腰带，准备脱袄。

大个儿兵却高兴地叫起来：“啊，大伯！原来是您！”青山愣在那里，没有应声。那大个儿兵又说：“我是李家坡李老五的儿子李石生。”青山才认出来：“噢，是你？真没想到。”

青山与李老五，是师兄师弟，一个师傅教出来的石匠。他们共事多年，亲如手足。李老五因父母去世，家中无人，才带着孩子老婆回去。青山说：“几年不见，我很想你们。你爹你娘都好哇？”石生说：“我们回去不久，就出了事。有天开山取石，崖塌下